

說部叢書

第二十五集  
第七編

續  
關  
裏  
刀

社會小說  
卷上

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

# 續笑裏刀

## 第一章

一千七百五十一年十月十六日。約當下午二時。余大隈潑爾佛。自愛丁堡林恩銀行出。行夥肩錢囊隨於後。店中執事數人鞠躬送至戶外。禮至恭也。還憶兩日之前。與最近之昨晨。余尙窮困狼狽。有如道傍遊丐。衣服襤褸垢敝。阮囊所餘。僅三先零。而所偕之友南指雅。則係在逋之重囚。政府認爲暗殺案之首犯。余亦方爲政府購緝。余一旦襲承家業。陡爲富人。身後則行夥相隨。爲提銀囊。而懷中所藏。則律師阮客樂所給之證書。氣揚揚然與昨大有天壤之別。誠如英諺所謂運動球已自來足下。祇須蹴之耳。今茲有二事。其密切於余。類碇石之於船舶。其一則極難極險。指暹木而余方亟須措手者也。其二則關涉余現在所處之地位。蓋余前此所歷者。惟南等。灘草大澤。泥淖沙礫之地。與夫冷境僻壤耳。今日覩此黑色高宏之城壁。此擾攘喧嘩。喧嘩聲竟若別有天地。廁行人叢中。似極不慣。且所假阮客樂子之衣。又奇短。腰

甚細。不能合余之體。以如是怪狀而昂然行於行夥之前。自覺亦將令人疑笑。乃油然思先往購合身服飾。而此時則暫以手環行夥之臂。與之並行而前。令人觀之若二好友然。行次。入魯根鮑夫店內。購衣一襲。不事華美。但求適宜合身。不致受彼下人傲慢爲度。蓋余非乞丐。驟升馬鞍。以喻窮急思自顯耀者比也。既出。又至甲裝肆。擇購良劍一。佩之。亦但求與余階級相合。不求其甚佳者。古紳士皆佩劍。劍亦不以階級而判其式價。余不善擊劍。苟遇危險。恐致太阿倒持。資盜以柄。雖然有械則中心安適。終較勝於無也。銀行夥涉世既久。經驗自富。見余之服裝。極以爲然。曰。何必華美。清潔端正。適觀瞻可矣。至於劍。於君輩固相當。若予則寧佩吾牛奶罐耳。復語余最妙再往牛門後織襪婦處。購絨襪若干。該婦與伊爲姑表親。所織者極耐穿用云。但余尙有他事。急須措理。安有暇及此也。余今子然處此大城中。其房屋稠密。猶如兔窟。人民摩肩而行。道路復岐支紛出。來自異方者。尋友訪親極難。即使其身已抵所欲至之處。而以屋宇排列如林。數多如鯽之故。一時亦極難辨別。以致尋問終日。或僅得之。是以旅人

習慣。常雇用一童子。其名曰肯旬。能導人至欲至之地。事畢。復引還所寓。此輩肯旬既習此業。則全城中心戶姓門第。遂不得不悉行察探熟悉。余常聞堪伯露先生謂彼等之同業人。常聲氣互通。因而旅客之動作。咸爲所洞悉無遺。誠無異於捕房之爪牙焉。今余就所處之地位而言。則余苟稍具智略者。寧肯自引此種絲網加諸己身乎。余有三處急須造謁。第一卽余族兄潑爾佛先生之處。其寓在巴路。第二卽鴉冰族所用之經理人史底沃脫處。第三則潑利司格倫脫。司各脫地方之長官也。此三處以巴路最遠。且又在鄉間。余苟竭兩腿之力。自可卽達。其他二處。則迥然異是。蓋於鴉冰暗殺案有關。且余迹涉嫌疑。若往晤其經理人。甚爲危險。且余出入於鴉冰之經理人處。易起人疑。是誠有如脫兔而反縱犬以傷兔乎！然又不能不往。思之既久。乃決計先至史底沃脫處。將余與鴉冰族之交涉先行處置妥帖。再至他處也。此時嚮導則以行夥爲之。乃余甫以史地址告行夥。天忽沛然下雨。余衣履方新。殊不忍令溼。乃趨一巷首。與行夥避雨其中。探身窺巷中。覺所見甚可奇。蓋巷路甚狹。

窄傾斜不平。其兩側皆極高之巍樓。累十數層。每層向街心凸出。至最高一層。則兩樓相距。窄狹如帶。天光自此射入。眞所謂一線天也。窺其窗及睹夫楚楚者之出入其門。當是尊貴者之第宅。余方愕視。陡聞步伐及馬蹄聲起於後。回首見騎兵一隊。擁一長身大衣之人來。其人行步頗雅而文。膝腿時屈。若鞠躬然。手舉而搖曳不定。面險而狡。彼殆已見余。特二人之眼光。未相觸接耳。騎兵既而止於巷左巍樓前。中有一衣華美之軍服者。啓門。二小兵執所押送之犯以入。餘則荷鎗於外。大凡城中有所舉動。遊民輒圍隨以觀。其時聚而尾隨騎兵來者甚多。有間皆四散。惟三人留。其一乃女郎。服飾類貴家人。首蒙絹帕。色爲特拉蒙族常用之色。古者英人一族有一色譬諸一遊國<sub>之</sub>章。其後所隨二人。則衣服襤褸。余履司各脫地以來。素見不鮮矣。時三人方聚而作土語。呶呶不休。以雅南常習爲之。故聞其聲如好友在側。心至悅也。雖雨已霽。行夥復牽余行。而余竟不欲去。益趨近彼三人而諦聽之。女郎方申申作詈。其他二人則狀極惶急。似作辭乞恕。余以爲此女郎必貴閥家之女公子。時則三人皆以手摸

索其囊。以狀卜之。彼等三人之囊。資不過半法新而已。久之。女郎忽回顧。余因得窺其面焉。余以爲天下之美女。皆係於其面之嬌。令人一見。心蕩然欲移。足則如爲繩所縛。不能復動。余於是女亦然。一見之下。心中卽不自知何故。但覺實在可愛可慕之至。此女郎眸子如明星。與余目相接觸。余目眩神移。昏然者久之。今尙憶其轉顧時之口吻微動。揣彼女郎似未知余之躡其後。故一見遂不禁驚駭。因而注目於余頗久。余腦蠢愚。乃疑其眩羨余之新服。面乃大赦。女郎則揮其從者而退入巷深之處。嗶嗶之語聲復作。距離既遠。乃不復能聞一字。余心中一向餒弱。每羞觀女郎。見則常却走不遑。不敢前進。恐村野之氣。取其嘲笑也。今日在此異鄉新城內。遇一閨隨犯人後者之青年女郎。與二污穢褻褻之廝僕。讀者諸君當疑余又引避如前矣。然殊未知此時竟大異於前。彼女郎旣已疑余窺探其祕密。理宜道歉。而余身又方御新衣。佩良劍。際遇泰順。如窮兒已升馬鞍。當決不至復見女郎輩之蔑棄矣。乃忻然躡其後。自除首上新購之帽。力爲文雅而作禮向女郎曰。馬丹。鄙意竊欲令君知

孺子非解土語者。孺子固曾竊聽君語。實因有良友亦貴鄉人。常作是聲。故聞而不禁欲一聆之耳。至於君之事。則固絲毫未解也。若君作希臘語。或始能猜得一二耳。

意謂希臘語或尙能解至  
於土語則一毫不知也

女郎遙以禮相答曰。是固奚傷。狸奴固未嘗不可伺伏君

王之側。

喻大隈似狸  
女郎自喻君

聲銳而清越如英人。余曰。孺子非取侮辱而來。孺子固不審世

俗。有生以來。未嘗一進愛丁堡城。今日乃第一次也。請以鄉童視之。蓋孺子固鄉間產。不欲諱也。女郎答曰。誠然。在理安有素不謀面之人。無故而相酬酢於廣衢中者。但君既生長鄉間。則不能以是見責。兒亦鄉間人。離此頗遙。余曰。孺子入司各脫尙未達一禮拜。一禮拜前。尙逗遛鮑而灰特。女郎呼曰。鮑而灰特乎。君自鮑而灰特來乎。是名兒聞之甚喜。君殆未嘗住久。或未嘗一識兒同族之人。余答曰。孺子在彼時。幸得下榻於長者騰更特。馬克仁家。女郎曰。余知騰更其人。君稱之長者誠不謬。且伊既長者。其妻亦必長者。女郎或僅識騰更夫人余曰。誠然。彼二人誠賢夫婦。而彼地亦甚佳適也。女郎曰。天下何處尙有善於彼地者。其地之一草一木。兒亦愛之。余此際眩惑

於此女郎神爲之奪進。曰：孺子恨未攜一枝花饋君，且孺子與君初見時頗似不相得。今幸已甚洽。孺子願君後此勿復見忘。孺子名大隈，姓潑爾佛。今日方離險阻，承新產。是以今日實爲佳運之日。孺子竊願君因鮑而灰特之故，不忘賤名。孺子亦請密斯將姓名見告，謹以紀念今日之佳運。女郎曰：兒家之姓，不齒於人者，近百年矣。兒因如彼仙人，無有真名姓。凱脫黎娜特拉蒙，乃兒所常用以爲名姓者。余此時恍然悟其家世矣。全蘇格蘭地，被禁錮不齒於人者，惟馬格利耳一族耳。余乃更深入一問曰：孺子曾得與君同族者一人有一面交，度其人或爲君友。人多以洛並沃意格呼之。女郎呼曰：誠然。君遇洛勃乎？余曰：孺子曾與坐談竟夕。女郎曰：彼誠一夜鷹也。余曰：當時室中有笛管樂器數事，君當悟所以能消磨該夜之故。謂因有笛管所女郎曰：君當不致聞而見仇，蓋彼之兄，卽見困於紅衣人。英國而兒稱之爲父者。余呼曰：然則君乃傑姆司馬而之女公子乎？女郎曰：兒爲彼所僅有之女，兒實一囚人之女兒。兒今又悔與不相識者語此，願自忘之也。斯時一廝僕前，作不規則之英語告

女郎曰。彼意爲將何以往購鼻烟。余覩其狀。髮紅而身矮。曲足而碩首。女郎答之曰。

納耳。今日祇可聽其無矣。今既無錢。何從購鼻烟。此實所以警汝下次須加意。否則

傑姆司馬耳。將不悅納耳矣。余曰。密斯特拉蒙。孺子曾語君。今日乃佳運之日。孺子

今有人負錢囊隨後。孺子猶憶前在貴鄉曾邀優待。！！女郎曰。待君者。非兒同

族人也。余曰。噯。誠然。但君叔父曾以佳樂辱貶孺子。且孺子頃曾欲友君。而君當不

致若是健忘。當時君固未曾辭却不許也。女郎曰。爲數極微。何敢辱君。實告君。傑

姆司馬耳。今被收於監中。每日常傳至司官處。余呼曰。司官處。！！是否。？女郎曰。即

司官格倫脫處。余父常見傳往。亦不省究爲何事。但今似頗有希望矣。彼等禁兒往

見。又禁通信。兒等惟伺伏大路側。一見之時。以鼻烟或他物饋之耳。今日納耳將購

鼻烟之四辨士失去。傑姆司馬耳過時。一無所得。彼將疑兒忘之矣。余自囊中出六

辨士界納耳。命其速往買備。乃向女郎曰。彼六辨士。乃余自鮑而灰特攜此者。女郎

曰。呵。君殆爲格利格之友。余曰。不敢欺君。孺子於格利格及傑姆司馬耳二人素不

相識。但孺子自在此巷晤君。則於君可謂熟識矣。女郎曰。君視兒如何者。兒今伸手向素不相識之人。!!乞喻余不待其語畢。卽曰。孺子無可譏君。惟以君爲孝女耳。女郎曰。兒不欲徒受人惠而不報。請君見詔。何處爲尊寓。余曰。實語君。孺子尙未有一定寓處。蓋自入城至今。爲時尙未達三句鐘。但君若以尊寓方向大約見示。則孺子將試趨謁。一求六辨士。六辨士又解爲佳運女郎曰。兒其信君乎。余曰。君可勿疑。女曰。傑姆司馬耳。不任受此惠。兒家在藤恩村外。傍村溪之北岸。與密斯特拉蒙沃其來同室。伊卽兒伴。必亦極願晤君也。余曰。孺子之事一告畢。卽將趨謁君也。斯時心中。復念及雅南。余乃急與女郎作別而去。余行時自維吾等一見如故。談語甚洽。誠爲奇遇。然余設遇一熟於世情而狡智之女郎。則其結果。必將反是矣。雜念交并。五中錯亂。此無意識之思想。卒爲行夥語所打斷。行夥曰。君頗狡。君亦頗有心思。但涉世未深。村氣未除也。又曰。然君青年。狀亦尙翩翩。故頗知好色也。頃與彼女郎絮絮不休。何也。余叱之曰。汝再敢有蜚語及彼女郎者。!!夥呼曰。女郎乎。女郎乎。汝曾見乎。城中亦

多矣。！女郎！其人乎！若胡不與道間所見之女郎。一一咸作周旋耶。余不覺怒生。喝曰。止。速引導余至告汝之處。巖合汝蠢口。行夥自後雖不面譏余。然亦不全然服從。行步故爲倨騫。口則作歌以相嘲。其歌曰。

曼來黎。遵彼路兮。拳裳微步。裙帶飄揚兮。下瑤台之玉女。窺彼螭螭兮。飾火齊之明珠。美目流盼兮。覺魂隨而魄與。使我顛倒兮。追逐乎東西。欲媚彼兮。彼不睨將何策兮。媚彼曼來黎。

## 第二章

律師郤而司史底沃脫先生所居。在巍樓之最高層。梯級之構造疑是神工鬼斧。蓋自下達上。經梯凡五十餘級。人力之所不易爲也。余叩戶。書記啓戶相迓。余自行夥手中奪錢囊而叱之去。曰。若往追逐乎東西哉。書記引余入。凡二室。外室想爲寫字室。書記之桌椅在焉。桌上滿積文紙。內室門啓。一短小精悍之人。方端坐疾書。余入時。彼舉目略一顧。復振筆疾書不已。竟不爲禮。余頗不懌。而書記又復挺立不行。一

似知余與史有祕密交涉者。余乃更不憚不得已乃詢彼是否律師史底沃脫。其人應曰。然。並云。設此種詰問爲合禮者。則吾亦欲君以名見示。余曰。余之姓名身家。當爲君所從未聞及者。然余之來此。乃受人之託。並有憑信在也。且其人爲君所熟識者。乃前進低聲曰。君知之當甚熟。然余所欲上聞之事。頗不便逕告。且余所擬與君商酌之事。甚祕密。竊欲君能祕之也。史似厭甚。擲筆起立。亦不多言。託事遣書記出。而闔其戶。乃曰。先生。今可一罄所欲言。勿復猶疑矣。余曰。余名大隈潑爾佛。乃紹斯地主。至於使余之人。余不必言。謹將其人給余之憑信示君耳。乃出銀鈕。史遽呼曰。先生藏之。可無庸更以姓名見示矣。余知此鈕之主人。惟彼有此鈕。但今彼究在何處。余語之曰。雅南所在。余不確知。伊有一定之地點數處。近愛丁堡城之北。彼晝夜伏其叢莽中。冀候得一舟外遁。余之來相訪。卽爲是。史曰。余知之審矣。余必有一日爲余族人之事而身受死刑。余思此其時矣。買船縱彼。罪亦大矣。且余安得資買舟者。何愚而好戲若是。余曰。史先生。是則余之責。余攜此錢袋來。倘不敷。則

尙可繼續取來。史曰。予可勿庸詢君用意。余笑曰。是誠勿庸。余實一忽格也。史曰。是果何解者。君爲一忽格！然則何以能有雅南之銀鈕而插身。此黑暗之貿易。忽格先生乎。雅南爲在逋之重囚。而又新見控爲嫌疑之要犯。政府方懸金二百鎊。購其生命。而足下慨然乞予爲之助。旣而又告予。謂足下身乃一忽格。赤心爲政府之黨。嘻嘻。予所知忽格多矣。但予從未見有若汝者。余曰。彼爲禁錮在逋之囚。是誠可憫者。但彼實吾好友。余極願其身命安全。彼被指爲嫌疑犯。乃彼之厄運。彼實冤也。史曰。哦。二事固互相結連。雅南不與其事。傑姆亦決不在內也。余遂約略舉告余若何識雅南。若何而牽入鴉冰暗殺案之旋窩。若何遁避於叢林中。以及若何獲承產業。復語之曰。然則先生當已詳知此中原委。而悟余之所以與君族人事有牽涉者之故。亦可以知余之擇律師。所以不可不從謹慎也。今余所欲言者已罄。惟祈君裁答。果肯允爲臂助否。史曰。余初極不願與君晉接。但以雅南之銀鈕故。余必不得不勉力爲之耳。乃拊管曰。君罄語所需可也。余曰。今茲首務當先助雅南出遁。是固勿庸

多資及者史曰。予亦似未至。若是健忘。余乃曰。其二則余欲償克魯銳以欠款。計二金磅。五先零一辨士又半。及一法新。史錄之。余又曰。尙有亨。得蘭先生。乃阿特省傳道宣教師。余願貢彼以鼻烟若干。史曰。鼻烟須購若干。余曰。余意以二磅爲佳。史錄之曰。然則二磅。余復曰。尙有阿黎森店女。渠曾救雅南。及余過峽而脫險。心欲饋彼以時式之新衣一襲。俾得服以往禮拜堂。而聊申謝忱。史復錄之。乃曰。密斯脫潑爾佛。君博愛好施。余甚敬佩。余曰。今日爲佳運之第一日。若卽慳吝如守財虜。豈不可羞耶。密斯脫史底沃脫。今請將所有開銷費用。及應敬君之薪資若干。略作預算。而以袋中餘錢給余。余之爲此。並非吝於全用此錢。以爲雅南安全之計。亦非余窘貧無多資也。特以余此次在行中所提取之款頗多。若立卽揮去。復往領取。恐于不便。是故請君約一估計。務以裕足爲度。因余自後不擬再來相擾也。律師曰。敬佩君之謹慎。但余竊謂君以如許錢。令吾私意處排。似尙未免太冒險也。言時。鼻作嗤聲。余答之曰。余亦不得已冒險爲之。又曰。哦。余尙擬乞君一事。則代爲覓一寓所是也。更

請君於覓寓之時。言語稍愼。勿令人知其爲余爲要。否則余與君相識事。或引起本城司官猜疑矣。史曰。君誠怯魂弱膽之輩。是安足慮者。先生。余決不宣布君名。俾衆周知也。且潑爾佛大隈其人。恐司官非特不加意。且不屑知之也。余曰。彼卽將知之矣。蓋明日余將謁彼。則彼雖昏聩不聰。諒亦能知我其人矣。史聞之。頗滋愕異。反復誦曰。明日汝將謁彼。……明日汝將謁彼。……予其昏愚耶。抑君瘋耶。誰令若謁彼司官者。余曰。余自欲往耳。史喊曰。密斯脫潑爾佛。君其戲余耶。余曰否。君之狀態。固有可戲之處。特余則素不善戲謔者也。史曰。君旣擬謁司官。則必黨於司官之忽格。則何爲頃者又託余救彼逋囚大逆不道。反對今皇之雅南乎。余曰。君尙能忍耐須臾乎。余特爲君一剖所疑。蓋余之謁司官。雖或致不利予身。但若因此一謁而得其完全允許。準爲此案之證人。則余可洗刷雅南爲凶手之名。而遮木士之頸。亦得保全矣。君尙不悟乎。史略一張目。乃曰。君卽日日往謁。亦不能得爲此類證人。余可預決之。余曰。然則盍觀之。余旣出此言。必實踐之。史底沃脫曰。若真蠢驢。彼司官等立

意在乘此機以縊遮木士。卽令君百方證說。亦最多得爲雅南證無罪耳。然遮則無論如何。必遭周內煅煉。無倖釋之望。況君未必得證說之便耶。余曰。余想司官亦有  
人性。當不致如是之惡。史叱曰。彼司官乎。彼僮乃堪伯露氏之黨也。彼堪伯露黨專  
事噬人。彼司官又何獨不然。愚人乎。汝所處之地位。險惡極矣。苟汝力求爲證人  
不已。則彼等儘可設法執汝。而納之賣人船內也。若亦知之否乎。以手力抵余腿。余  
曰。嚶嚶。此語余今晨亦嘗聞之矣。史問曰。語若者何人。伊誠確有見地者。余曰。請君  
恕余。余不能以其名相告。其人亦爲一老而忠之忽格。不欲與聞吾事者。史曰。余則  
以爲斯事重大。天下人皆宜與問之矣。彼何爲而不然。雖然。姑止不談此。今請且以  
被告君之語告余。余乃以在紹斯事前與阮客樂相問答之語告之。史聆之曰。然然。  
彼言甚是。君如不自慎者。則將與遮木士同縊矣。余曰。是事險則險矣。但結果則未  
必如是。史呼曰。險。險。乃默然坐。移時復曰。君赤心爲友。不顧艱難。余誠羨佩不已。  
但予終謂君於此事勿進涉過深爲妙。余雖爲史底沃脫氏。然愧未嘗爲同族宣力。

若是之忠。蓋余決不能因一史氏族人而不稍爲身謀。卽令今日事關史氏全族。余亦不能慨然若君也。至冒險二字。嚶。予雖亦曾冒險頻危。經歷不少。然終未能若君之勇決也。雖然。君今方與堪伯露族交涉。而見審於堪伯露族之采地。受堪伯露族之法官判斷。密斯脫潑爾佛乎。試思汝能占優勝否乎。余曰。人所猜度。各有不同。堪伯露氏未必如此可惡。且余父曾請一堪伯露氏爲余之保護人矣。其人誠長者也。史曰。君父子二人。誠可謂難父難子。予業律師。君固知之。然予亦甚好讀書。頗嗜酒。此外樂於繕有趣之文件。清理契約。及辯論於法庭之上。而每禮拜六下午則與人賽球耳。潑爾佛君觀之。余染司各脫人習氣否。余曰。君可謂僅染有一些蘇格蘭野人之習耳。史曰。一些乎。!!! 一些無之。!!! 人乎。!!! 予固司各脫人也。余族每大會聚樂時。余則跳舞以娛樂衆。現族人及族名皆去矣。而予父又以此最佳之營業傳授於余。於叛逆不軌之人。則爲設法令得逋逃海外。而於散居四方之同族。則加照料。日前予表弟名小阿特歇而者。因爭其後妻之財產。而遭禁錮。予又不得不大費唇舌以